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東度記 第七十二回 走邪猿僕遭迷病 救乳烏虎不能傷

且說尤路屈宰了三四隻活鹿，這鹿原與兩鶴為侶，鶴失其侶，卻有一猿與鶴有清交之雅。這猿在他園中日久，有此怪異，能識人情變幻。這日見鹿被宰，哀鶴孤，因想道：「主人養鶴鹿，以為盤桓，今一旦宰鹿，則劈琴煮鶴，惟其心意。我猿卻也與鶴同在清交，萬一喜怒不常，害及猿猴，此生何以自保？」乃成精作怪，變了一個丫環，在尤路左右，假以服侍湯藥為名，其實探聽鹿鶴情由，看主人何意。原來主人宰了鹿，實乃疑他豆草內吃了珍珠，既知婢盜情因，自生愧心，染了這病。疑心生疑，恍惚中就見三四隻鹿來索命。哪裡是鹿有靈，卻是人行了一件善事，自有神明佑護，妖邪自然不近；若是做了一件惡事，便有魍魎魑魅借因惑亂，神明不佑，自然災疾頓生。尤路正病昏昏，只見三四鹿近臥前，如鹿非鹿，似人非人，說道：「尤路，還我鹿命！」尤路道：「畜生如何作祟。我乃一時誤見宰汝，非是故殺特殺。」鹿乃說道：「諸獸生命有天，惟我鶴鹿長年，為一美珠，傷鹿長命，已訴冥司，怎肯輕放！」尤路聽了，乃拔臥側寶劍喝道：「畜生休得囉喏！吾命在天，你命在吾，便屈殺了你，也不為大害。」那鹿見劍，又被尤路喝罵，便欲退散，卻被猿猴在旁見了，他且不變丫環，乃變了一隻鹿，幫著眾鹿把尤路指道：「你為人未聞善功，難免私議，今日無故冤鹿，鹿可冤而殺麼？」尤路聽見，又執劍斷來，眾鹿卻是魍魎假設，見劍遁形而退。這猴怪乃把劍奪去，將欲加害，卻被夫人走入臥房，看見猴子執劍欺主，乃喝道：「猿猴何得入房成精！」這猴子棄劍走了。因何夫人知是猿猴，只因夫主當年愛珠，曾言語勸諫莫受，他存了這點正氣，又因夫病，拜神許願，吃齋念佛，故此正自關邪。那猴子自是遠避，卻不敢復入家園，恐夫人令僕懲治它，乃飛走到舒尊長園來，逞妖弄這一陣怪風。又見尤路之子在座，與眾講話，他恨夫人，遂迷其子，卻未曾防高僧在內，妖邪何敢弄風。這尤路之子被猴精迷了，眾人扶起不醒，家僕只得扶回家內。夫人益加驚慌，忙叫召醫診視，藥餌不靈。卻說這猴精弄風，迷了尤子，便要迷眾人，只見三個長老踟躕而坐，頂上放白毫光，他哪裡近得！方欲要迷眾人，那長老毫光中，忽如萬道金光，如箭直射猴精。猴精當射不起，飛走出園，仍歸舊處，見那孤鶴慟慟，如思鹿伴，這猴精見了，想道：「夫人識破前因，主人寶劍厲害，她若令婢僕到園尋我，如鹿般處，將奈之何？我如今只得先下手為強，把她家婢僕個個迷倒，莫使她來尋我。卻又有一件，我一猴精，力不勝家眾，且待那三四鹿冤魂幫助幫助。」等了到晚，果然鹿魂來到。猴精乃問道：「汝等何不投生六道，尚來何故？」鹿魂啞啞嗚嗚，哪知說話。旁有一押解的，代言道：「冤家債主一丁一對，怎得消除！」猴精道：「想此鹿必有應殺之因，就是冤了他，也難報復一個堂堂漢子。」押解的道：「你這猿猴哪裡知道，世間食牲宰畜萬萬千千，若存了一點善心，行了一件善事，這牲畜方且為那善人之福享。只恐人心不能必無惡念，行的或有背理惡業，非是此畜類報冤，乃乖氣致異，人造孽耳。」猴精聽了道：「你等來得正好。」便把前事說出，要這鹿魂幫助，迷那僕婢。押解的道：「冤各有頭，鹿只尋得家主。你如要迷眾僕，須是看他各有平生被他冤害。」猴精依從，乃遍與押解的前房後屋去看，個個奴僕，哪個不是有過惡、食生命的蟲蟻兒。也是冤家索命，這猴精便個個迷了他。果然生瘡的，害病的，個個僕婢臥倒。只有夫人無恙，兩個小童少女跟著燒香灑掃的無病。

夫人見這一家災病，藥餌不靈，正在焦思，鄰近卻有一個毛捉老，善能除妖捉怪，夫人喚他來退讓。這毛捉老聽喚，忙收拾符法來到，擺起香案，畫了朱符，方才行法。那猴精笑道：「符法要煉先天一氣，運用自己元神。是哪裡來的哄人錢、好酒鬼、混帳的，驅甚麼邪？治哪個怪？」把毛捉老的頭巾、手鐸兒都奪了，送在花園內。夫人看見，辭了他去。聽得舒尊長現有高僧在家，差人去請。祖師乃令道育師往治其事。

道育奉師命到得尤家，見大大小小都病，那尤子也昏昏沉沉。道育師前後房屋看了一回，口中到處念著梵語，那些家僕病已減了三分，只有尤路父子漸漸沉重。夫人啼啼哭哭，哀求聖師解救。道育師好言安慰，乃在他家堂中打座。到夜人靜，出元神與他父子查勘根因，哪裡是風寒暑濕，疾病根源，卻是那不明冤愆作耗。道育師於靜夜神遊，到一所掌冤枉司的所在，查尤路病源。司吏說：「尤路無甚冤枉。」道育師道：「現有鹿冤。」司吏道：「鹿食草根豆稭，誤傷蟲命甚多，應遭此報，非冤也。」道育道：「草根豆稭，何有蟲蟻？」司吏說：「凡山地草根木葉，有蟲蟻藏聚，不但斧鋤為害，便是牛馬獸類齧草，多有遭傷，那有仁人留心到此，也是積福無量。」道育道：「尤路之病，既非冤枉所致，其尤子又昏昏成病，這根因卻從宰鹿，乃是何故？」司吏道：「僧之師兄尼總持，有誅心冊可查，僧可問自明。」道育乃出定，與夫人說：「尤尊長之病非冤鹿作祟。可請吾師兄來，吾亦當面詢病源。」乃入臥內，只見尤路慟慟待斃。道育近榻問道：「尊長病覺何如？」尤路道：「老拙為宰鹿尋珠所起，如今意不在鹿，在病憂不起，家計難丟。」道育說：「老尊長原來是憂疑作病。小僧有一句話，奉勸人生世間，一切事務做過的莫思量，未來的休計較。你身未生來時，有何家計著意，有何疾病憂愁，有何難丟易丟？只怕你憂此難丟，便惹災疾不起。依小僧言，只當無此家計，總如始未生來。回頭看世上多少無家計的，倒無災無障。」道育說了一番，那尤路哪裡動意，但只口應。正講間，家僕傳人：「尼總持師父來了。」道育道：「來得正好。」只見尼師也入臥內，看那尤路臥在榻上哼哼唧唧：

瘦骨精羸若槁，焦顏憔悴如枯。慟慟就木在幾乎，不識高僧能度。

尼總持入得臥內，見了路尊長光景，說道：「尊長有何念頭在此時？」尤路又把前言說出。尼總持笑道：「尊長非家計憂，乃善功少積。依小僧說，悔卻從前因遲，趁此日時尚可，若急早積行善功，管教你災病安愈。」尤路聽了笑道：「符法不驗，藥餌無靈，怎樣善功，就能愈病？老拙亦曾叫子到高師處許願，聞他願代父之疾，此亦善功，如何反致風發跌倒，現今臥榻不起？曾聞高僧們以忠孝為善，不比凡常僧眾，棄卻綱常正道為修行，此代父豈非孝感，為何而病？」尼師說道：「小僧正為此查勘明白，非是孝不能感，乃是發心未真誠耳。吾佛門中，千感千應，只在一真。代父未盡真誠，反成罪過。卻倒不如老尊長，疑鹿冤，非是憂家計，乃是愛生前不捨心真也。小僧等強尊長行善，古語說得好：『強令之笑不樂，強令之哭不哀。』真誠與不真誠，事在各人意念。不但這不真誠，關係一己，為家主的關係一家，這叫做：一家之主在尊長，尊長之主在一心。心若不真，妖邪百出。古人比心猿意馬，全要勞控。」尼師這只一句，猴精正在那裡要迷亂眾人，見了高僧，又怕他光射，被尼師說著心猿，他遂驚膽，想到長老們有道法捉妖，不似那酒鬼毛捉老，休要惹他。這猴精離了尤路家園，往別方走去，按下不提。

卻說尤路父子被二僧說了一番，心地略明。那夫人聽得，忙出來深深拜禮二位高僧，說道：「夫子只因不聽氏言，以致災病。方才子也略明，聞說代父未真，他說當時果是聽師父說善，隨口答的，代父實未曾誠心。從不忍父病一念，在聽師言之先也。如今不願己病之除，但求父愈。即我老身，亦願代夫病也。」道育聽了道：「尊長父子不致危者。小僧進門還見有一種善因，乃遍觀前房後屋，僕婢不安，都是邪魔作祟，沒有善因。今見夫人，乃知善因在你。只願尊長父子悔前因，修後果，自然回春作吉。」尼師道：「邪猿遠去，正意一存，家主一安，合門自保。這點真誠在夫人也。小僧有幾句偈語，請夫人垂聽。」說道：

病豈是鹿冤，疑心生暗鬼。

修善出真誠，消災由懺悔。

尼總持說偈畢，尤氏父子病少痊癒，說：「師父們教我修善，如今已知悔悟之遲，只是勝如當前不知悔。但不知修善實功，誦經禮懺，卻是借重師父，還是自己發心，待病癒酬願？」道育搖首道：「我小僧們雖曾說與尊長查解鹿冤，以除報復之孽，如今看來，你病源種種，非是紙上可超脫，必須大發一種善緣，方能安愈。」尼師道：「夫人已有善心，公子已存善意。若是尊長髮一種善緣，真是起死回生良藥。」尤路想了一會，道：「老拙願舍寶珠之價，賑濟孤苦貧人。」尼師搖首道：「善固是，但未大。」尤路道：「再願救活放生禽蟲獸類萬千。」道育也搖首道：「未見為大。」尤路思思想想半晌，說道：「有一事可行，但未知人心可依。若是肯依從，不知善緣可大？」道育問：「何事？」尤路道：「我有舊交，現掌兵權，待下操切用法最嚴。我修書札權他寬仁

大度，存一個忠良慈愛的心，不得已而申法以警眾。」尼總持聽了合掌稱道：「善哉，善哉。老尊長若行此善，實是為生靈造福，保國安民，大善無過於此。」育師道：「只此心一舉，便已活了數萬民生。小僧們行矣，尊長善自保重。」尤路只聽了二僧稱揚，心中一樂，陡然疾去八九。尤子沉昏隨解，走到父臥，見二僧辭要出門，他哪裡肯放，隨差家僕來請祖師法駕。祖師被舒老敬留，一則入定，二則好靜，乃辭謝家僕。這家僕只得回來，正過一處深林，這林卻是小徑僻路，怎見得僻小，但見：

樹密識隨深，人稀知路僻。

但聞禽鳥聲，更有虎狼跡。

這家僕抄近道，走此僻路，到得林間，只見一個乳鳥被彈打落在地，不能飛起。兩個大鳥飛繞左右，嗚嗚哀鳴，若有救起之狀，卻不能為救。家僕平日在家，極會捕鴉打雀而食，只因主人叫他宰鹿得病，卻得僧家勸善解救，他遂動了善心，乃把乳鳥送上樹巢。這鳥巢樹枝且高，乃攀援而上。正才放乳鳥於巢，只聽得林間風聲響起，一個猛虎跳出。這虎卻有兩三隻麋鹿在前，旁邊有一人領路，那人喝麋鹿說道：「你尋得宰你之仇，我亦得前亡之代。」家僕看見，嚇得魂不附體，說道：「明知這僻路蛇蟲傷人，虎狼為害，怎麼昏迷到此。如今雖在高樹，萬一虎爬上來，或啃倒此樹，如何是好？」正躊躇間，只見那虎往樹林深處蹲著，人與鹿皆不見。卻有一個漢子，手拿著彈弓，一懷藏著彈子，走近樹來，口裡罵道：分明一彈正中著個乳鳥，落在此地，何人拾去！」這漢子左張右顧，卻不曾抬起頭來。這僕人在樹上聽他言語，乃叫道：「漢子，雀鳥也是生命；何苦將彈傷它。」漢子聽得，抬起頭來，認得是尤家僕人，平日專一捕鴉打雀的，乃說道：「你這巧嘴，現趴在樹上捉鳥，卻譏諷別人。」家僕道：「我非譏你，乃是實意勸你。你且看那前樹下，蹲著大蟲，仔細仔細。」漢子聽得，睜睛一看，跑走不及，被那虎跳將來，把漢子拖去。嚇得家仆倒栽蔥，一跤跌下樹來，卻似人扶，未大傷損。趴將起來，往家飛去，忙忙回覆主人說：「高僧乃舒尊長留住。」尤路只得備齋款待二位高僧。

這家僕乃把林間遇虎救鳥事說出。尼總師說道：「我僧進你主屋，見你面帶凶色，今見你一面光彩好容，乃是救鳥，免了虎傷。難道善心不有感報？」尤子道：「此僕平日專好捕鳥，今日救鳥得免虎傷，皆是高師道力。」道育答道：「他已見打彈被傷，只願他善行長遠，多積勿改。」尤氏父子答道：「豈獨家僕，都叫他莫改善心，便是我等，永遵師戒。」二僧合掌稱謝，辭了尤家，復歸舒宅，備細把這事說與祖師、道副師兄。時祖師已出定，聽得二弟子化善一節，乃說一偈，與舒氏人眾而聽，說道：

螳螂捕蟬，黃雀在後。

彈雀虎傷，泉水沒獸。

眾人聽得偈語，個個贊歎。祖師師徒乃辭謝舒尊長，望前而行，師徒們遲遲行道，緩緩登途，三里一歇，十里一住，總是演化國度之心，隨寓而安之意。行得兩程，尚在本國境界一個路頭，人民卻也繁盛。乃是何處，下回自曉。